

小区里野猫的数量该是个未知数,它们的繁殖能力太惊人了。有一天,我在一辆车的底盘下发现了一堆猫,数不清多少个头。猫妈妈警惕地看着我,琥珀似的眼睛闪着幽亮的光。我回家取了些食物想投喂,回来再看,大猫小猫竟踪影皆无。几分钟的工夫,它们搬去了哪里,始终是我心中的惦记。猫有很强的警觉性,若被发现行踪,就有了不安全感。

它的孩子三天睁眼,满月以后就东一家西一家给分掉,这是我童年温馨的记忆。我们从没想过猫妈妈的感觉,它的悲伤不在人类理解的范畴。

我对猫有些畏惧。不是害怕,只是畏惧。觉得它们的眼神有些像人,声音则有些妖气。小时候本家奶奶养猫,给猫起人的名字,跟孙子一起大排行,唤作老八。这都影响到了我。后来它捉飞起来的麻雀掉进了井里,奶奶哭得泪人一样。

有只狸花猫总缠磨我。知道我在卧室,就在窗下不住声地叫。我去厨房,它就跑到厨房的窗下,长一声短一声,有点撕心

老猫的江湖

尹学芸

裂肺。那是一只大猫,腰身肥硕。我开窗子时,它经常出其不意跟我对眼神,让我周身一凛。有一次,我推后窗时它竟然跳了进来,被我失声驱赶了出去。它大概也给吓得不轻,匆匆在客厅底下,就窜了出去。这件事是事情的高潮,它大概看我实在冥顽,终于决定弃我。我还记得它走时的样子,一步一回头,悲怆而无奈。心里大概也在腹诽。

后来我想,抱我腿的猫大概是同一只。有一个晚上在小区散步,被一只猫抱了一下,就钻进了灌木丛。这个行为特别像小孩子,有种出其不意的亲昵。但吓一跳是真的。后来相同的行为发生在中午,吃了饭我在门前的小径晃悠,猫突然抱一下我的腿就落荒而逃。这是只橘黄色的猫,总在我家院子里出入。院墙是木板连接而成,它就

在顶端窄木条上款款地走。偶尔能跟我隔窗对视。我经常嘱咐家人,不要看猫,不要看猫。怕它误以为我等肯收留。把我家当成它家,实在受不了。次卧窗前收进来一块,有点像露台。我铺了块草甸子,上边放了晾衣杆。朋友给了一箱白薯,剩了几块放在那里晾晒,久了,居然忘了!腊月二十八,老王洒扫庭除时惊慌地告诉我,老猫在纸箱里生小猫了!吓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问是那只带白格的黄猫?他说是。它总在我家栅栏上跳跳进出,敢情是踩点来了!它是夜里完成生产的,生了

六只,只活了两只。老王说,天气太冷了,得给弄个窝。我拆了个靠垫,掏出里面的棉花,老王给铺到了纸箱里,纸箱在高处剪了个圆筒,方便它进出,也方便我们瞭望。这只坐月子的猫,就这样安顿下来。老王每天照看无数次,给它冲奶粉,用肉汤泡饭,奇怪的是,它都不怎么吃。担心它奶水不足,老王又去买了猫粮。正月那几天,它颇像个母亲。每天盘着两只小猫,足不出户。我去晾晒衣服时,它会打招呼,语音轻柔。有时它也出去放风,被外面的小孩子逗弄,它居然回来告状,守在门边,委屈得呜咽。

过了初八,就看不见它影了。老王说,窝里只剩两只小猫了,当妈的不知去了哪里。晚上仍不见回来,我突发奇想,它是不是去谈恋爱了?我可真自由啊。大冷的天,只有恋爱有这样大的魔力,让一只猫忘乎所以。

担心小猫饿着,老王买了只小奶瓶,还到宠物店去咨询。可小猫不怎么喜欢,小奶瓶白买了。我一直倾向于老猫并未舍弃孩子,我们只是看不见它回来而已。也许像齐国女子那样东食西宿也未可知。它的习性和日常,我们了解多少呢。它有什么样的江湖,我们更是一无所知。晚上放的猫粮,早晨会吃得一干二净,这让我们安心。有一天,发现只是只大灰猫来吃,又把我们的幻想打破了。小猫活成了一个话题,每天都会无数次说起。

正月十二我外出开会。老王打电话告诉我,大猫把小猫叼走了,窝里只剩一只。它为啥不把两只都叼走呢?我问。老王说,谁知道呢,也许都叼走有困难,毕竟外边的环境险恶。是不是留一只守家?我又有了新思路。猫的领地意识很强,它这样宣示主权也未可知。我进一步猜测,再过三四个月,它又拖着身孕回来,那纸箱就成专用产房。事实是我多虑了。又过了几天,家里这只小猫也不见了。我们终于松了口气。这个猫妈还是称职的,它大概

找到了新的主人,有了更好的待遇。我们只能这样祝福它。

附近有个石板路环绕的公园,我午后经常到那里去晒太阳。有一天,看见附近住着的女人端了纸盒子去了树林间,那盒子里装着大米,在太阳底下,散发着玉质的光泽。我从来没看见过那样漂亮的大米,被一个面容姣好的人端在手里,去林间喂鸟。稍一留意便发现,这里散落着黄豆、玉米之类的粮食,各种鸟儿都圆鼓鼓,挑挑拣拣地吃,成群搭伙地飞走。这里也有水盆饭盆之类,明显是喂猫的。后来我在小区西门的树丛间又发现了一处,有女士端着饭盆隔着栅栏投喂,那里的野猫成群。那只流浪猫自从走了就再没回来过。有一次,吃饭的时候谈起这个话题。老王说,什么时候遇见我打它一顿。我轻巧地说何必呢。饭后,我去外边给几株牡丹松土,它们都长花骨朵了。想起老王的话,我兀自笑了几回。小猫从始至终我都没见过,都是老王从中传递消息。于是我想,付出的跟不付出的就是不一样。我们都是它的江湖,只不过,它走跟我没关系,就像它留下也跟我没关系一样。

在我的书房案头,摆着一对来自新民晚报的瓷质茶杯,我美其名曰“夜光杯”。这对看似寻常的瓷杯,盛的是日常的烟火,藏的却是我与新民晚报副刊“夜光杯”半生不解的情缘。

因赵超老的缘故,我二十来岁就开始订阅新民晚报。当年邮路不畅,上海的报纸捎到我居住的山旮旯,新闻成旧闻;可我并不在意,我订报,本就是为读副刊“夜光杯”,读林放先生的“未晚谈”。

那些寂寥的日子,新民晚报成了我生活里不可或缺陪伴,“夜光杯”副刊上的文章,更是我案头研读的范本。林放的“未晚谈”等专栏,还有很多大家的散文,篇篇皆佳作。

林放杂文,是我的最爱,我将其当冷笑话读。犹记他在“未晚谈”中,谈及因我国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同名,一位跟邻居闹纠纷的读者竟给他写信,要求他在联合国为其呼吁。读到此处,我不禁哑然,继而又喷饭。每见一人,便复述之,闻者皆笑翻。我特意打印数十份,分赠文友共赏,一时成为当年小县城文化沙龙的热门谈资。

我年轻时订过不少报刊,最终却只笃定收藏两样:一是光影流转的《大众电影》,二是文字温润的“夜光杯”副刊。副刊起初半年合订一册,后扩版有了星期刊,便改为每季一册。日积月累,报刊合订本越堆越多,家中实在无处安放。

调到温州工作那年,新购的居室较之老家逼仄多了。我只得忍痛割爱。找到收废品的阿姨,分文不取,再倒贴往返两趟三轮车费,我只有一个条件:不当废纸处理,务必交给旧书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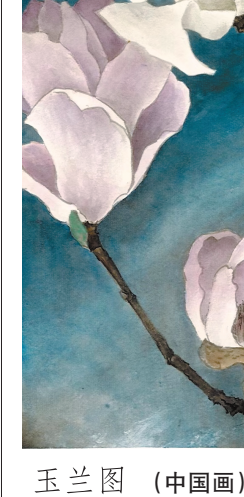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再只是读者,后来也成了“夜光杯”的作者。第一次投稿,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我与上卫校时的老师王贵森合写了一篇纪实文章,最终却见报于社会新闻版。虽稍有遗憾,但仍满心欢喜。我心里悄悄揣着一个念想:时任社长的赵超构先生,会不会看到这篇文?

多年后与其女儿刘芭姐见面,我忍不住问起此事。她笑着告诉我,父亲当年不仅看到了,还指着报上的标题和作者姓名说,这篇写文成老家的纪实文章,作者和主人公都姓富,与外婆家同宗共族,都应是咱家亲戚。我一生最大的遗憾,便是未能当面拜见赵超老。这也算是冥冥之中,我们“走”得最近的一次吧。

2003年春日,我陪同刘芭姐回到文成故里问祖,无意间觅得一组赵超老早年极为罕见的青少年旧照。归来后,我将此行见闻草草成文,后经编辑指点,三易其稿,最终被安排在《大众电影》“记忆”推出。正是这篇《赵超构:藏在老照片背后的旧事》,给了我继续深耕细作的勇气与方向。我在原文仅三千余字的“雏形”上,不断增补史料、铺陈笔墨,最终蜕变并完成了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人物专著《报人赵超构》。前些年参加报社活动,获赠一对瓷杯:一只镶葫芦,取“福祿”谐音,饱含中式祈福之意;另一只嵌燕子,是新民晚报的标志性意象,正应和了“飞人寻常百姓家”的宗旨。

又到了最美的江南春天,又要去天元赛看中国围棋的春色了。(作者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,第十一至第十五届天元)

我和天元赛40年 责编:华心怡



玉兰图 (中国画) 唐子农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一个不寻常的人,心念一幅不寻常的画,于是就有了故事。这个不寻常的人就是晚清政治家、书法家、收藏家,也是同治、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。那幅不寻常的画,便是康熙三十年(1691)曾奉诏绘制《康熙南巡图》的清初著名画家王翬仿江贯道《长江万里图》长卷。

且说光绪元年(1875)5月1日,翁同龢不知为了什么事,心里感到憋闷,于是就逛琉璃厂,以此排遣烦闷。是日《翁同龢日记》记载:“排闷到厂肆,得见石谷仿江贯道《万里长江图》卷,长六丈余,高尺许,天下奇观也,索千金……”石谷是王翬的字,他也是江苏常熟人,和翁同龢是老乡。王翬是虞山画派鼻祖,代表作除了《康熙南巡图》,还有《秋山萧寺图》等。其山水画以仿古为主,兼容创新。翁同龢喜欢这位同乡的话,不知是否和乡谊有关。眼前这幅被他视为“天下奇观”的仿江贯道《万里长江图》长卷,他更是必欲收入囊中为快。翁同龢是琉璃厂一带的熟客,书画商们对他的大名也早已如雷贯耳。但即使这样,他们对他“杀熟”却一点不含糊。这不,该画商一张嘴就朝翁同龢狮子大张口——“索千金”。这报价可着实把“两代帝师”吓得

心念一幅画

陆其国

不轻。结果这场买卖双方谈不拢,最后翁同龢还是遗憾走人。但仅隔一天,翁同龢又去了琉璃厂。这天《翁同龢日记》记载:“薄暮黄沙蔽天,微雨,已而雷隆隆然,雨皆带土……稍检点书帙,流汗至踵。”翁同龢没有详说他冒着北京沙尘暴节奏的天气,在琉璃厂翻阅“书帙”,从头到脚流汗,是因为太累,还是由于看到了什么“书帙”,尤其是否与他念兹在兹的那幅王翬仿江贯道《长江万里图》长卷有关。但5月23日,当他再次看着这幅画时,他不忍释怀的内心,还是展露无遗。这天他还认真读起了画上的那些题跋,其中就有王翬的自跋。王翬在自跋题记中说“凡七阅月而成”——这幅画整整画了七个月。

或许精明的画商之所以敢如此开价,很可能觉得翁同龢既跻身京城最高权力层,又贵为两代帝师,如此不寻常的人,想买区区一幅画,哪怕它价值连城,在他应该也是小菜一碟,眼睛都不该眨一下。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是日《翁同龢日记》记载,他对这幅画固然“不能释手矣,惜乎无力购致耳”。这画他爱不释手,可这价他买不起!5月24日,《翁同龢日记》记载:“出城,过厂肆,论画卷价,予以三百犹未肯首肯,亦太甚矣。”翁同龢这天去琉璃厂继续和画商砍价。他开价三百。画商不肯。翁同龢一声叹息:太过分了。可尽管如此,他到底还是放不下那幅《长江万里图》。

5月28日,《翁同龢日记》记载,那天早晨,他去看望一位同样喜欢收藏书画的朋友。交谈间他问朋友,有没有欣赏过王石谷的《长江万里图》?朋友的反应是:“则亦击节谄为奇宝,以为兼揽宋、元之长也。”听朋友这一说,翁同龢对那幅画愈加放不下了。

直到6月8日,他才终于如愿以偿。他在那天的日记中记载,总算“以白金四百”,将这幅画收入了囊中。

浣溪沙

清茨若兰

欲挽西风风不休,午阴移处蝶难留,忽惊黄叶已成丘。

晶盖曾盛前夜月,桂香空忆旧时秋,举杯邀影对星眸。

编者按:今年,中国围棋天元赛迎来40岁生日。四十年来,天元赛传薪火,扬文化,促交流。从聂卫平、马晓春,到常昊、古力,再到如今的00后冠军王星昊,走出数位中国围棋的旗帜人物,书写黑白世界的斑斓长卷。今起,请看历届冠军分享天元赛的故事——

借助天元赛这个舞台,向前辈学习,向前辈挑战,然后去超越前辈,这是天元赛的魅力,也是中国围棋生生不息的内核。我也曾以棋手的身份登上过天元赛的舞台,而且缘分还不浅。1997年的第11届天元赛,是我第一次获得挑战资格,当年的卫冕冠军是马晓春九段。马晓春是“第一人”,而我是21岁的新生代。“冲击”他,这大概就是我那时候的心态。那次五番棋决战,最终我赢了。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在番棋战中击败马晓春老师,也是我拿到的第一个人番棋冠军。作为职业选手,这是一次重要的胜利,也标志着个人的重要进步。

我在天元赛连续拿了5次冠军。天元赛是在2000年落户同里的。记得我第一次去同里下棋,和家人里一说,大家都有点疑惑:“你要到洞里去下比赛?”同里那时不及周围的几个古镇出名,所以听说过的人不多。那一次去同里,走的是沪青平公路,建成高速是后来的事。我们现在都在说文商旅体展,其实天元赛很早就开始文旅融合的探索,并成为典范。围棋古风悠长,它与江南的小桥流水,与古镇的意象气韵特别合拍。天元赛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棋战,而知名媒体、旅游景点所在地政府和围棋协会共同举办棋赛的模式,也值得被更多借鉴。围棋可以成为文化旅游中的一个锚点,然后就此起航,走出更深远、更宽广的道路。

天元赛上新人辈出。无论是拿了6个冠军的古力、8个冠军的陈耀辉,还是后来的连笑、芈昱廷、杨鼎新、辜梓豪等,他们都成长为中国围棋不同时代的

重要人物。作为上海人,我也很开心见到上海棋手王星昊去年在同里天元赛夺冠。要知道上一次在这里夺冠的上海棋手,还是我,已经过去太久了。百花竞艳,才是围棋的春天。

今年我就要50岁了,我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。但不变的,是对围棋的热爱,以及想要尽自己所能让中国围棋变得更好的一份责任感。一项运动要发展,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群参与其中,也必须维持足够强的竞技水准,从这一点上来说,我们需要优秀的围棋赛事,它是一个向普通人展示围棋魅力的窗口,也是为围棋职业选手创造魅力的舞台。天元赛做到了。今年过去了,新民晚报、天元赛与围棋相互陪伴,共同精彩。通过媒体这一介质,越来越多人认识围棋,接近围棋。我还记得新民晚报上曾刊登过我6岁时学棋的照片。对于围棋的传承,新民晚报不仅是旁观者、记录者,更是参与

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在我的书房案头,摆着一对来自新民晚报的瓷质茶杯,我美其名曰“夜光杯”。这对看似寻常的瓷杯,盛的是日常的烟火,藏的却是我与新民晚报副刊“夜光杯”半生不解的情缘。

因赵超老的缘故,我二十来岁就开始订阅新民晚报。当年邮路不畅,上海的报纸捎到我居住的山旮旯,新闻成旧闻;可我并不在意,我订报,本就是为读副刊“夜光杯”,读林放先生的“未晚谈”。

那些寂寥的日子,新民晚报成了我生活里不可或缺陪伴,“夜光杯”副刊上的文章,更是我案头研读的范本。林放的“未晚谈”等专栏,还有很多大家的散文,篇篇皆佳作。

林放杂文,是我的最爱,我将其当冷笑话读。犹记他在“未晚谈”中,谈及因我国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同名,一位跟邻居闹纠纷的读者竟给他写信,要求他在联合国为其呼吁。读到此处,我不禁哑然,继而又喷饭。每见一人,便复述之,闻者皆笑翻。我特意打印数十份,分赠文友共赏,一时成为当年小县城文化沙龙的热门谈资。

我年轻时订过不少报刊,最终却只笃定收藏两样:一是光影流转的《大众电影》,二是文字温润的“夜光杯”副刊。副刊起初半年合订一册,后扩版有了星期刊,便改为每季一册。日积月累,报刊合订本越堆越多,家中实在无处安放。

调到温州工作那年,新购的居室较之老家逼仄多了。我只得忍痛割爱。找到收废品的阿姨,分文不取,再倒贴往返两趟三轮车费,我只有一个条件:不当废纸处理,务必交给旧书摊。

我不再只是读者,后来也成了“夜光杯”的作者。第一次投稿,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我与上卫校时的老师王贵森合写了一篇纪实文章,最终却见报于社会新闻版。虽稍有遗憾,但仍满心欢喜。我心里悄悄揣着一个念想:时任社长的赵超构先生,会不会看到这篇文?

多年后与其女儿刘芭姐见面,我忍不住问起此事。她笑着告诉我,父亲当年不仅看到了,还指着报上的标题和作者姓名说,这篇写文成老家的纪实文章,作者和主人公都姓富,与外婆家同宗共族,都应是咱家亲戚。我一生最大的遗憾,便是未能当面拜见赵超老。这也算是冥冥之中,我们“走”得最近的一次吧。

2003年春日,我陪同刘芭姐回到文成故里问祖,无意间觅得一组赵超老早年极为罕见的青少年旧照。归来后,我将此行见闻草草成文,后经编辑指点,三易其稿,最终被安排在《大众电影》“记忆”推出。正是这篇《赵超构:藏在老照片背后的旧事》,给了我继续深耕细作的勇气与方向。我在原文仅三千余字的“雏形”上,不断增补史料、铺陈笔墨,最终蜕变并完成了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人物专著《报人赵超构》。前些年参加报社活动,获赠一对瓷杯:一只镶葫芦,取“福祿”谐音,饱含中式祈福之意;另一只嵌燕子,是新民晚报的标志性意象,正应和了“飞人寻常百姓家”的宗旨。

又到了最美的江南春天,又要去天元赛看中国围棋的春色了。(作者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,第十一至第十五届天元)

我和天元赛40年 责编:华心怡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杯中有光,人间有情

富晓春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

祝愿天元赛在未来办成百年大赛,请看明日专栏。